# 孕妇滚烫滑润的嫩屄

.

老婆去了美国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家已不家了。晚上有时会突然醒来，一摸枕头边无人伴眠。

这天翻着手机无意中翻到了小师妹的电话，说起小师妹也真够苦的，婚后老公常驻外地，很少回家。结婚不久她就怀孕了，可由于是酒后行房，加之怀孕前感冒吃了药，咨询了医生，咨询了我老婆，最终还是做掉了。

流产之后隔了半年多现在她又怀孕了，大概是六七个月了，算下来他们结婚一年多估计基本上没有享受过太多的夫妻生活。

于是就打了个电话，一问小师妹果真在家，就告诉司机送我到师妹家去。路过一个药店，我下车买了两瓶“金施尔康”，给师妹补充维生素，反正这东西早晚都用得着。

急切之中，也只能买这东西了，不然就不好买见面礼了。车子很快到了师妹住的小区，小区还比较荒凉，只有不多的服务设施，可是离小区不远还有一个很大的超市。

在这样一个新开发的小区设立这样大的一个超市，也需要一定的勇气。我看到了小师妹挺着大肚子站在小区门口，我下了车，打发司机回公司，就和小师妹一起到了她们家。

小师妹买的是三室两厅，很宽敞。她爸爸住不惯回家了，前些天病了，她妈妈也暂时回去两天伺候去了。她弟弟有时过来，但是因为在清河那边，所以也是很不方便。

我们聊了一会，突然听见新闻联播的前奏曲已经七点了，就说：“走吧，该吃饭了。”

师妹说：“下面没什么好吃的，只有一家火锅还可以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：“你怎么还敢吃火锅？”

小师妹不解地问：“火锅怎么啦？”

我告诉她，怀孕期间不能吃火锅，可能会对胎儿有影响。我说：“算了吧，还是买点菜自己作吧。”

师妹说：“家里没什么菜，这么晚了上哪买呢？再说，做好要几点呢？”

我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保证让你七点四十五之前吃上饭。”

我到了厨房，只找到两个西红柿和两个土豆，我对师妹说：“你活动活动，坐上一壶水，把西红柿洗干净，切成碎块，再剥棵葱，闷上米饭。等着我。”

我要了自行车钥匙，问了车子的样子，就下楼骑上车只奔超市。超市确实不小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有，临近关门，所以到处有打折的东西卖。

我挑了一块酱牛肉，抓了一袋子豆芽，一盒姜，看看花生米不错，就拿了一袋子。武昌鱼最后两条，打七折拿了一条，顺手拿了一把木耳菜和一把蒿子杆。

回去之后，师妹已经把饭闷上了，水也已经坐开了。我把花生米洗了洗，放在炒勺里慢慢地靠着，收拾好武昌鱼，这时米饭好了，就把武昌鱼上锅蒸，接着洗菜。

花生米快熟了，点了点油，再颠一颠就出锅了，然后炒西红柿，加水后倒到汤锅里，这时米饭熟了，就用另一个清炒蒿子杆。

师妹在一旁看着我有条不紊地忙活着，有时打打下手，不一会，一个油炸花生米，一个酱牛肉，一个凉拌豆芽，一个清炒蒿子杆，一个西红柿木耳汤，一个清蒸武昌鱼就到了餐桌上。一看表，七点四十五。

师妹由衷地说：“你真行，就这些东西，我两个小时也不行。”

我得意地说：“一切要有计划性，有了计划什么都没问题。今天仓促点，凑呼吃吧。”

坐到了椅子上，师妹突然说：“喝酒吗？喝什么酒？”

我说：“白酒，”她就拿来了一瓶汾酒和一瓶干红，两个杯子。

我吃了一惊：“你还喝？”

师妹说：“就一点，没问题。”

汾酒是她爸爸从家里带来的，瓷瓶的，有十几年了，喝起来非常爽口。师妹每吃一道菜都要赞叹一番，两个人把菜吃的精光，恐怕师妹比我吃的还多一些，因为我喝了大概有七两，又喝了一杯干红。

师妹只是喝了一点点红酒。两个人收拾了碗筷，我刷了碗，回到客厅，师妹已经沏好了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觉得有点头晕，因为汾酒的后劲上来了。

师妹坐到了沙发上，又撑着扶手站起来，揉着肚子说：“吃多了，吃多了。都是你，做得这么好吃，让我吃多了。陪我出去走走好吗？”

我也正想醒醒酒，就和她一同出了门。小区的路灯还没亮，可天上的月亮很好，又圆又大，应该在农历十五前后。我们缓缓地走着，什么也没说。

对面一对年轻的夫妻走过来，他们肯定是遛完了弯回家，妻子挺个大肚子，总有七八个月了，挽着丈夫的胳膊，紧紧地依偎着丈夫。我看师妹目光一直盯着他们，直到进了楼。

这时一阵风吹来，初冬的风已经有些凉意了，师妹情不自禁地偎依在我的身边，我伸出了胳膊，轻轻地搂了她一下，然后放开，她却挽起了我，慢慢地无言地走着。

回到屋里，已经快十点了，我要回去。师妹说：“现在也没车了，你打车至少要花40块钱，而且你必须走到四环上等半天才能打上车，不如今天在这里住一宿，我还可以多请教一些问题呢。”

我想想也是就同意了。师妹给我找出了一身睡衣，说是她爸爸的，就让我去洗澡了。我洗完澡，闻闻裤衩已经有味了，就直接穿上了睡裤。

我洗完回到客厅，师妹已经把客房铺好了准备让我睡。我让师妹去洗，自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过了好半天师妹才出来，原来她还洗了头。

她说：“我头发一半会干不了，如果你不困就陪我聊一会吧。”

我明天反正也没什么事，就陪她聊着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她坐在椅子上，我们东一句西一句闲扯着，不过我跟她共同的话题确实不多，多半是怀孕和孩子的话题。

当我得知她很少补充维生素和叶酸，就有些着急了：“你怎么什么也不当心呢？我看你还不如个乡下人呢。”

她没有生气，反而诚恳地说：“师兄，你们知道得那么多，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？象吃什么东西，不吃什么东西，根本没人告诉我。怀孕后，我们吃了好多次火锅呢！我们一懒得做饭就去，现在想起来多后悔！师兄，我想问你身上的妊娠纹有没有办法去掉啊？丑死了。”

我说：“只要你坚持抹ＶＥ软膏，加强皮肤的弹性，就可以减轻症状。”

她说：“那我现在还能不能恢复呢？”说着，站起来撩开了睡衣，我一看，她的肚子很大，肚皮已经被撑得裂开了，妊娠纹又宽又深。因为睡裤不能遮住肚子，滑落在小腹，估计就在阴毛的上方，肚脐眼已经凸出来了。

我对她说：“第一，师妹，都撑成这样了，恐怕够呛了，生完后一年多时间也就好了；第二，你的肚脐眼凸出，大概是男孩；第三……”

师妹急着问：“说呀！说呀！什么呀？”

我咬了咬牙：“第三，现在天凉了，你应该护住肚子，不让胎儿感觉到外界的寒冷，穿上孕妇内裤。”

“孕妇内裤？什么样的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”

我告诉她；“孕妇内裤立裆很长，可以拉到肚子上，保护腹部。”

她立刻说：“是吗？明天你一定要陪我去买。”

她又问：“那是不是还有孕妇的胸罩呢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有，不过如果原来的能用，也不一定非买不可，好贵好贵的，二百大几的。”

师妹最为精细，二百多的胸罩她肯定不舍得买。她说：“那你看看我这个行不行？”说着，就把睡衣全部撩了上来，我一看，下面立刻象着了火一样，腾地一下就硬起来，因为师妹的胸罩太小，只能刚刚容纳半个多乳房，由于刚才的活动，她的左边的乳头已经跑出来了。

我许久未见女性的身体，所以这是自然的生理反应。我原来是双手搭在脑后，背靠沙发，加之没穿裤衩，所以勃起非常明显，我立刻改变姿势，改成向前俯身。

一撩开衣服，因为感觉到凉气，所以她马上知道了，连忙放下睡衣。她肯定也看到了我的勃起，因为人对运动的物体非常敏感。我俩大概有一分钟谁也没说话。

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，我主动说话：“该不该买我也就不说了，当初你师嫂也常常这样，我们才狠狠心，花了五百多买了两个，可现在有一点用也没有了，送人都没法送。另外，……”我又有些犹豫了。

师妹也恢复了平静，说：“师兄，咱们这是讨论科学问题，你有什么指教，千万别保留，都说出来。”

有了她的鼓励，我轻松多了，于是正言相告：“其实胸罩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，你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的乳头塌陷得很厉害，如果不弄的话，将来孩子吃奶就成了大问题，而且还会出血的。”

师妹说：“我也看书上说了，我有时也揪了揪，用毛巾擦，可是太疼了。”

我说：“如果你现在怕疼，将来孩子嘬破了，刚刚结了痂，你还得喂奶，一吃又破了，你还不能停，所以总好不了，还有可能引起乳腺炎。到那时大人孩子都受罪。不如现在痛，总比将来痛强。”

师妹说：“我一定要坚持，谢谢你的忠告。”停了一下，她又问：“难道没有一个好办法，又不是特别疼，又能弄好吗？”我诡秘地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师妹急了，坐到我身边，摇晃着我的胳膊：“你说嘛，你说嘛，真没劲，总是留一手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我不告诉你，是你用不上，而且还有副作用。”

师妹说：“不管用上用不上，你就当让我长见识好不好？”

我说：“很简单，就是提前演习一下婴儿的吃奶动作。”

师妹的脑子比较慢，没有反应过来：“什么？怎么演习？”

我说：“就是让人每天吃你的奶，时间长了不就起到比毛巾好的效果了吗？而且顺便把奶头也吸出来了，还能保持奶管通畅。再说，吸着还舒服呢。”

师妹明白了，能够吮吸奶头的人只能是老公了，连妈妈都不行。她又问：“那副作用呢？”

我真是拿她没办法，回答道：“那你说能有什么副作用？吸着吸着不就出问题了？”

看到我的坏笑，师妹这回明白出什么问题了，没有再问。想了一下，她又问：“那你和师嫂出问题没有？人家说怀孕期间不能那个。怀孕以后我们从来没有那个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那是人的本能，顺其自然吧。奶头是要天天吸的，可是人不能天天作爱，是吧？”

师妹说：“你们没出事吗？怀孕还能那个？”

我看师妹这时面若桃花，想必是春心已动，半年多没有性生活，也真够难为她的，我突然冒出了念头，我何不想法上了她？

想到这里我就放开了，恢复了仰面的姿势，说道：“其实，我觉得，夫妻间最幸福的时光就在怀孕这几个月，尤其是五六个月之后。你想，新婚虽好，可是懵懂之间，不能放开；过了一段时间，又怕怀孕，总是别别扭扭；每月至少还有一个礼拜因为月经不能做爱；唯有这几个月，一不怕怀孕，二没有月经，每周都一样；再说了，怀孕以后性欲还好，分泌物也多，插进去特别顺当，而且特别容易达到高潮。师妹，你感觉到了吗？”

师妹这时在沙发上有些坐不住了，声音也有些颤抖：“可是难道肚子不怕压吗？”

我不禁好笑，说道：“不要这么古板，人因为可以面对面地来，所以不是动物；但是动物的本性不能丢呀，可以从后面来呀，可以用嘴舔，可以用手摸呀。其实从后面来很舒服的，你不想试一试？我和你师嫂几乎就没有停过，只有在她去检查头一天才不做爱。住院前一天，我们还晚一次早一次。我们连着几个月都是从后面来的，现在每次都是最后从后面射进去的，她说这样插得深，射的时候特别有劲。”

这时候，小师妹已经完全瘫痪在我身上了，她的脸几乎就贴在我鼓鼓囊囊的上面。我扶起了她，左手揽住她的颈，吻上了她的唇，右手从下面掏进睡衣，轻轻地解开了胸罩搭扣。

在我的热吻之下，她已经无力思考了，我对这她的耳朵轻轻地吹了口气，说：“师妹，我来给你吸，好不好？”

正是“师妹”两个字提醒了她，她一下推开我说：“我不能对不起师嫂。”

我又一把揽过她，说：“咱们俩都好几个月没有性生活了，相互满足一下多好。再说，我喜欢你呀，小师妹。”

这纯粹是胡说八道，不过正是这句话起了作用，她一下扑在我怀里：“我一直喜欢你，可是我没有机会。我一直想找个象你那样的人，可是总也找不到。我真的嫉妒师嫂。我喜欢你，所以才每次都故意躲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我吻着她的眼泪，不停地安慰她，扶她到了卧室。

我扶她在床边坐下，右手托着她的脖子，把她轻轻放倒，左手趁机在她裤裆里摸了一把，睡裤已经湿了巴掌大的一块，而且隔着两层布都能感觉到热气腾腾地。

我把她推向右侧卧的位置，以便让她舒服一点，要知道，肚子上压着三四十斤的东西，仰面朝天是相当难过的。我一边吻她，一边一粒一粒地解她睡衣的扣子，解开后，我拉过被子角搭在了她肚子上，免得着凉，然后把胸罩向下拉开，开始亲吻她的乳房和乳头。师妹的乳房原来并不大，可是怀孕后乳房鼓鼓的，两个乳头仍然很小，红嫩红嫩的，象个小女孩。乳头有些凹陷，我用舌头不停地在乳头上打转转，不时吸吮一下，不一会，师妹就发出了呻吟声。

我的左手伸进了她的内裤，一点点地轻轻揪着她的阴毛，然后慢慢地下移，在阴阜停留了一下，调转方向却伸向了后面。我把手沿着她的臀部缓缓划过，到了她的屁股底下，轻轻地用力，示意她抬起屁股，顺利地把睡裤和裤衩脱到大腿处。

我没有急于进攻阴部，而是缓缓地在她的尾骨沟、大腿根、肛门和会阴处反复抚摸，同时右手轻轻揉搓着她的右乳头，嘴上亲吻着她的耳朵和脖颈。还不时地从她的秘穴口蘸一点粘稠的水，涂抹到会阴和肛门处。

师妹估计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前戏，不停地呻吟着。终于她熬不住了，羞涩地说：“你进来吧。”

我假作无知的样子：“进到哪里？”

师妹用手捂住脸，低低地说：“就是那里面。”

我又追问：“哪里？”

师妹只好说：“是屄里。”

这么粗鲁的词从小师妹的嘴里说出来，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，不过也难怪，她这么纯洁的一个人，恐怕只知道阴道和屄两个词，此时说阴道会更滑稽，也真难为小师妹了。

我一下子把无名指插进了小师妹那滚烫滑润的洞穴，中指不停地在阴蒂和小阴唇间抚摸，大拇指停留在肛门和会阴。

小师妹的阴道壁相对也比较肉嫩光滑，不象有的人里面疙里疙瘩的，由于是背向而卧，所以我的手指只能在阴道后壁抚摸，不能触及她的花心。

师妹不停地扭动着身子，嘴里叫道：“别，别，不是手。”

我故意地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师妹转过身拿手轻轻地打了我的裤裆一下，“坏蛋！是你的……鸡巴。”说完又羞红了脸。

我扶师妹坐起来，脱下了睡衣和胸罩，把她放倒，拉起被子给她盖住上身，下床给她脱下睡裤和裤衩，分开了师妹的大腿：师妹的阴毛非常稀，而且颜色很淡，略微泛黄，有点像她的头发。她的腋毛很少很淡。有的人腋毛少但是阴毛却很浓，有的人腋毛重，阴毛更重，象师妹这样阴毛稀疏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

更加奇特的是她的外阴：她的大阴唇并不肥厚，只是窄窄的两个隆起，此时微微地张着口；她的小阴唇非常小，刚才我手摸时候已经感觉到了，此时还不免有些吃惊。她的小阴唇虽然已经非常肿胀了，可是仍然不能伸到大阴唇外面，不象大多数人小阴唇总是要多少露一点在外的。

我伸手分开，她的小阴唇极其嫩，里面当然是粉红色，顶端和外面也是肉色泛红，不象成年人那样普遍是咖啡色甚至黑色。（插一句嘴，小阴唇的颜色绝对和性交次数无关，只是和发育有关，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她的小阴唇就是咖啡色，那年她只有十九岁——）她的小阴唇褶皱很少，看起来就象一个少女。

她的阴蒂也很小，只是在阴部上端有一个绿豆大的隆起。我把周围的皮肤向上推了推，露出了阴蒂头，几乎是鲜红色，我忍不住伸出舌头轻轻舔了舔，师妹敏感地全身都在颤抖，看来她很少受到刺激。

我走到床头，打开床头灯，调到最暗，然后关上了吸顶灯，上床扶起师妹，把她脚冲床头，头冲床脚，以便她的阴部能被光线照到，又不至于晃眼。

师妹仍然侧卧着，我让她一条腿伸直，一条腿卷曲，趴到她的两腿之间品尝这罕见的嫩穴。不是我不想插进去，只是因为我多日没做过爱，一旦插入阴道，受到热气的熏蒸和淫水的浸泡，必然坚持不了三分钟。

师妹此时正处于热火朝天之际，万一她没有达到高潮，等于把她抛到水深火热之中。虽然情理上可以接受，可是生理上确实非常难受。斋僧不饱，不如活埋。

师妹的身体状况又不允许接连干两回，再说我现在两次勃起间隔时间至少要两三个钟头，所以我这次必须一下成功。

虽然师妹要求我进去，但我知道她还远没有接近顶峰，她肯定是一个来得特别慢的人。因此我只能通过做足了前戏，包括口手并用，把她送上天，然后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。

虽然我除了我初恋的女友和老婆之外，并不喜欢吸吮其他女人被别的男人操过的地方，可是面对如此娇媚的肉穴，我完全没有了厌恶的感觉，情不自禁地不停地吸吮着她薄薄的两片小肉片，不时还伸出舌头在她的阴蒂处扫一扫。

我把左手中指伸进了她的小穴，缓缓地寻求着她的花心。终于找到了，她的花心生得比较靠里，手指尖刚刚够着。我手口并用，师妹不停地扭动着，呼哧呼哧喘着气，胸腔里发出了像野兽一样的低鸣。

她突然两腿伸直，紧紧地夹住我的手，身体不停地前后抽动，我知道她快来了，于是手上加紧了动作。其实我能动弹的只是手指头罢了，手已经被紧紧地夹住，动弹不得。

我的手指头在阴道里前后滑动，不时拿手指触摸她的花心，她已经完全崩溃了，拿被子死死地蒙住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她许久才撩开被子，已经是大汗淋漓了。

我俯过身去，用沾满淫液的嘴唇亲吻着她的双唇，用淫水浸泡过的下巴去拱她的脖颈。低声问她：“好不好？”

她娇羞地说：“好！就?……太可怕了，太强烈了，感觉有点……空。”

我脱掉睡裤和睡衣，拉住她的手去摸我的宝贝。她稍一触及，立即缩手。我再次抓住她的手：“怕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见面。”她默然无语，默认了上次的窥视。

我又问：“上次见了有什么感觉？以前见过别人的吗？”

她娇羞地说：“除了我弟弟小时候，我再也没见过。你是第一个呢。我当时觉得好可怕呀，太粗了，我都怕放不进去。”

我说：“今天放进去好吗？”她点点头。

我拿手把住阴茎，从她的身后屁股缝探过去。那里已经是彻底的沼泽地了，到处一片滑腻，我小心地把住那火热的肉棍，顺着她的阴缝蹭来蹭去，从阴道口到阴蒂，一不小心，龟头就会拼命地往里钻。

我这样做是为了吊起她的胃口，同时也为了麻醉一下龟头，省得过早泄精。她的阴道拼命地捕捉我的肉棒，我看时机已到，使劲一顶，已经没根而入了。

我们俩同时发出一声满足的欢叫，毕竟几个月不知肉味了。我的龟头一酸，差点喷出来。我连忙咬紧牙关，心里想着一个问题，总算是渡过险关了。

师妹突然问：“真的对胎儿没影响？”我说：“放心，离子宫还远着呢，高潮的子宫收缩会帮助胎儿成长，尽早适应外部环境。我会小心的。”她听说做爱有益无害，就顺从地配合我。虽然她没有尝试过这种姿势，可是本能使她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我知道她的花心所在，所以三下之中就有两下是抵在花心之上，弄得师妹不停地低吟。我什么话也不说，缓缓地抽插。

毕竟阴道的刺激太厉害，几分钟后，我就坚持不住了，紧着顶了十几下，师妹也紧紧地配合我，我猛地抵住了她的屁股，右手抓住一只乳房，左手按住她的大腿，积攒已久的浓精就一股股喷发了，这时师妹又叫了起来，我感觉她的小穴一下一下地紧握着我的肉棒，那感觉舒服极了。

射精后，我一下子就睡着了，大概只有几分钟，肉棒还插在小穴中。当肉棒软下来，滑出小穴那一瞬间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那是最痛苦的一刹那，我一下醒了。

她说：“坏了，赶快拿纸。”由于我们是反向而睡，所以我赶紧起身到床头柜拿来纸巾，可是已经晚了，床单上流了一片。

我拿纸巾先堵住洪水的源泉，然后赶紧擦拭床单。擦完床单擦她的身体，大腿上流得到处都是。用了无数张纸巾终于擦完了，她说：“我的小腿上还有。”我觉得奇怪，一摸，果真是，这才醒悟是我起身拿纸巾，残留的精液滴到她的腿上。我俩都困了，相互亲吻了一下，就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起来，不免又是一通忙乎，换衣服、床单，收拾满地的手纸，洗澡，我借着洗澡之机，难免又轻薄了一番，然后才陪她去东单买衣服，我给她买了两个胸罩、三条裤衩和一些其他用品，师妹坚持自己付了帐。

从此，我每周二或者周三，周五周六周日晚上都去师妹家过夜，有时周末上午也要回家点点卯，应付老婆一下，因为我不愿意在师妹家和老婆卿卿我我。有时她弟弟来，我就只好回避两天，回头加倍补偿。

好景不长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多月，圣诞前一周多的一天，我忽然收到了她的短信：我妈来了。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去她家。

春节前几天，我正在外地出差，又一天早晨，刚打开手机，就有一条短信：

0:53男3000克顺产母子平安。

发送时间是５点多。天呐！七斤二两，顺产，也不知道小师妹那小小的小穴怎么会容纳如此之大的胎儿出生。

过年的时候，因为还未出月所以不便看她。上班以后工作又很多，所以孩子快两个月我才去看她。我带了一些自己孩子穿过的衣服，买了一些婴幼儿书籍去看她了。

因为穿过的衣服对婴儿最好，而书籍估计送的人也不多，我也会挑。不象有的人家生了孩子，亲戚朋友送了一大堆衣服，可真正能穿的没有几件。我送的礼物保证称心如意，而且一两年内也不会扔掉。

我到了她家，她母亲开了门。我自我介绍是她同学，她母亲告诉我，她老公已经走了，不过现在正在往回调动呢。她们母女俩可能正在睡觉呢。

我和阿姨在客厅随便聊了几句，这时候，小师妹睡眼惺忪地走出来，看到我突然眼睛放光，她让我稍坐，自己上厕所去了。

她在厕所折腾了好半天才出来，对她妈说：“妈，我和师兄好久不见，您看您买点好东西好好招待一下师兄。”她妈马上出门去买菜了，我们来到了卧室，孩子睡在大床上，没有睡婴儿床。

我今天来确实是诚心诚意地看看她们母女，并无她求，她却一下抱住了我的腰：“想死我了，想死我了。你怎么才来呢？”

我们亲吻着，她解开了我的裤带，脱掉了我的裤子，我自己脱掉了毛衣、秋衣和内裤，她已经脱得光溜溜地钻进了被窝，只剩下了一件胸罩。

我伸手一摸，大腿根已经泛滥成灾了。我分开她的腿，仔细地察看了侧切的伤口，又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。这回没有大肚子的阻碍，方便多了。

我一只手进攻她的下三点，一只手隔着胸罩轻轻抚摸乳房和乳头。我知道她不脱胸罩的意思主要是怕乳头沾上细菌，影响孩子吃奶，因此只是隔靴挠痒，效果也相当不错。

不一会，她就哼哼呀呀地叫起来。我爬起来，俯在她身上，一边吻着她的嘴和胸，一边把早已胀痛的火热指向了桃花源。

我还想和她玩一玩，拿着尖枪乱扎，有时扎在阴蒂处，有时扎在阴唇上，滑腻的淫水和阴唇沟自然就把龟头引向了桃源洞口，我或是向上一提，或是向旁边一闪，小师妹情不自禁地跟着向上一挺，追寻那火热的坚硬。

有几次我的龟头已经陷入两个小肉片的包围，我却生生地拔了出来。师妹再也受不了了，双手使劲抱住我的屁股，屁股一挺，终于把那粗壮的肉棒按进了肉穴。

师妹幽幽地问：“是不是生了孩子就很松了？”

的确，由于骨盆已经撑大，比前几个月要明显松得多。我却安慰她说：“不松，还是和原来一样紧。好舒服呀。”师妹这才放心了。

我们一边接着吻，一边用力地抽插。可是我还要小心翼翼地避免压着她的乳房，这个姿势相当累人，而且她的阴毛刚刚长出短茬，扎得我有些疼，不过正是因为有点疼，我才不至于过度兴奋，提前缴械。

我跪起来，抱住她的双腿，一下一下地抽送着。师妹已经快一年没运动了，因此她的腰很快就没劲儿了。我把她的双腿放下，双手支撑着上半身，自己的两条腿跨到她腿的外面，让她并拢双腿，紧紧夹住我的棍子。

这个姿势让我相当自由，不仅可以沿着阴道作上下方向的运动，还可以用腰部来回作圆圈运动，也可以让阴茎前后运动，挑动她的阴道壁和阴蒂。

由于器官紧密结合，刺激感很强，加之师妹已经久旱未逢甘露，所以师妹很快就不行了，她紧紧地咬住被子，把住了我的大腿，用力地配合着我。

突然我感觉到阴道猛地收缩起来，非常强烈，就象有人用手用力地抓住我的宝贝，我感觉到有些疼，头脑清醒了许多，射精的欲望一下也就消退了，只是一动也不动地体验着阴道的抽搐。师妹这一次高潮强烈而且持久，她半天没说话，静静地品味着高潮的余味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她才想起了我：“你怎么没射呀？”

我说：“你的毛扎得我有点疼，再说你抓得我那么紧，我都射不出来了。”

师妹羞愧地闭上了眼睛，忽然睁开眼说：“还是从后面来，好吗？”

我当然愿意，示意师妹分开腿，然后跪到她腿中间，举起了她的腿，并拢，再放下，我顺势改成侧卧，这样不用抽出来就完成了姿势的变换。

没有了负担，我这回可以恣意抽动，或采用五浅一深，或者变换抽送频率，或改变方向，把师妹弄得是连连呻吟。她的叫声太大了，而且离孩子不远，孩子突然醒了哇哇大哭起来。

师妹连忙拍着孩子：“喔喔，小宝贝，不要哭，不要闹，妈妈正和伯伯做好事，别哭别闹块睡觉。”

孩子哪里听着一套，仍旧大哭不止。我指点她喂奶，她解开胸罩上面的活动扣，露出乳头塞到孩子嘴里，孩子停止了哭泣，吃起奶来。

我丝毫没放松，加紧抽动，几乎每次都插到最深处，师妹又动情地呻吟着，我感觉到龟头一阵酸痒，就紧抽几下，师妹一手拍着孩子，一边喂着奶，一边也配合着摇动屁股，我的宝贝骤然膨胀，一股热流喷薄而出，这时我又听见了师妹的急促的呼吸，又感觉到阴茎被紧紧地握住，我猛烈地把雨露一次次地喷洒在桃花洞的深处。

【完】